

玉谿生詩箋注

冊二

卷之三

三

王谿生詩箋註卷之一

短編年詩〇按義山懷州河內人當

山詳畫松詩偶成轉韻詩其箇令狐公文云故山峨峨玉谿在
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
流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閩鄉城
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
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
亦稱永樂溪水而初無玉谿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
而後人遂以此爲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
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亦稍踰矣細
揣博求意猶未愜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
覃懷景多少梅花坼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
山者大可爲余說之一證雖未能
指明細處必卽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言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

〔按〕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段墨卿年至太和
九年此當非太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

煌煌巨篇實當弁冕全集
故首登之無嫌少通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

軒轅

誓將上

雪列聖恥

唐自安史亂後藩鎮遂多擅命故云

憲宗得淮西有賊五十載

〔按〕新唐書藩鎮傳自吳少誠盜有

大體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帥之不廷

玉谿生詩箋註

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希烈爲其節度建中時爲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爲陳仙奇藥死仙奇領鎮頗盡誠節未幾少誠殺

之合凡五封狼生羆羆生羆十餘年矣

封狼

狼類詳爾雅後漢書張衡傳

狸註曰今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爲羆犴又熊黃白文註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

不據山河據

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

〔舊唐書吳元濟傳〕自少誠阻兵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城池重固彼

浸阻迴地少馬廣蓄驢乘之教戰謂之驃子軍尤爲勇

悍蔡人堅爲賊用乃至搜閱天下豪銳及三年而後屈

相相曰度

〔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按〕諸本所註有義山自註者亦有後人所註者今酌以原註自註別之

賊研不死神扶持

〔孫綽天台賦〕實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

度冒氈得不死騶人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

因亡去帝曰度得全天也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和十年六月

腰懸相

印作都統

〔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奏請自赴行營詔以守

平章事彰義節度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

度以韓宏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爲宣慰處置使從之其

實行元帥事〔新書傳〕然實行都統事〔何曰〕昌黎有潼關上都

統相公詩首句云暫辭堂印執兵權必晉公也

陰風慘澹天王旗

〔舊書傳〕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

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遣之

憇武古通作牙爪〔舊書李朔傳〕元和十一年

宏傳憲宗授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隸李光顏軍李皋傳元和十一年以皋子道古爲鄂岳蘄安黃

練使

《新書紀》元和九年以李儀曹外郎載筆隨

《舊書紀》

文通爲壽州團練使討吳元濟

外郎

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

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

《新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郎曰禮部郎中句只指

宗閔爲書記

行軍司馬智且勇

《後漢書志》將軍有長史司馬各一人行軍有軍司

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

《舊書紀》以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

《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

何曰蔡兵聚洄曲韓請於晉公自提兵五千間道入取元濟公不

許俄而李愬破文城入蔡晉公數服故曰智且勇

按事見公行狀

公又有論淮西事宜狀見文集

十四萬衆猶虎貔

《書牧誓》如虎如貔

入蔡縛賊

獻太廟

《舊書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

元濟

《吳元濟傳》元濟至京憲皇帝御興安門受俘乃獻廟社

狗兩市斬

功無與讓恩不訾

《庚信商調曲》功無與讓銘太

之獨柳

明君受恩良不訾

《舊書裴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

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畫一

以是出戰皆捷

十一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

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

田實山曰晉筆已括帝曰汝度功第

汝從事愈宜爲辭

《漢書毋將隆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奏請隆爲從事中郎(後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一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人(舊書韓愈傳)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撰平淮西碑(何曰)二語勾清平淮西功引起作碑是全篇關鍵提明帝曰以見碑之無私也

愈

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史記秦始皇本紀)金石刻盡始皇帝所

爲古者世稱大手筆

職司指翰林以文章爲職業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

當仁自古有不讓

繫於職司

職司指翰林以文章爲職業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

言訖屢領天子頤

列子湯問篇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袁虎文曰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

直口布袋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

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昌黎進碑文表引典誥雅頌爲比類而曰茲事至大

不可輕以屬人此數句同其意也文成破體書在紙

徐浩論書

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按)破體謂變化前人之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逞風姿也又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舊體故道源註曰破當時爲文之體義亦似通但既曰文成當言書法清早晨再拜鋪丹墀

漢書註丹墀赤地也謂以丹漆地

表曰臣

愈昧死上秦漢羣臣奏事每曰昧死上言屢見史書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

三文字如手

作斗

負以靈鼈蟠以螭

後漢書張衡傳

伏靈龜負抵兮

何晏景福殿賦如螭之蟠廣雅無角曰螭龍按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袁二評殊妙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

倒巖砂大石相磨治

舊書韓愈傳

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寶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豈嘗

泯沒愬功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訴碑辭不實其說有二一爲李愬之武士石孝

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聞於帝羅隱有說石烈十見唐文粹東坡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

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阮亭曰侯鯖錄載宋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命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

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公之斯文

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繁欽與魏文帝賦庚入肝脾哀感頑艷湯盤孔

鼎有述作

程曰左傳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也故曰孔鼎可配湯盤非孔悝鼎銘

今無其器

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

班固東都賦事勤乎

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子西曰孔邱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今本史記皆作三王據善註是誤刊矣

本誦萬過

一作遍黃庭內景經詠之萬徧生二三天當清齋九十一日誦之萬遍

務成子又萬

過既畢又

口角流沫右手胝

漢書楊雄傳蔡澤顙頷折頰涕洟流沫呂氏春秋一舜

十遍爲一過未遇時手足胼胝不居苟子耕

傳之七十有二

一作代三

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何曰宋本作三代字佳并唐數之也本班固典引作者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按宋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紀鉤云七十三君隋書許善心神雀頌七十三君信蔑如也則作三亦有據余詳味傳之二句謂可告功封禪上以爲封禪下

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東方其下則有玉牒書後漢書祭祀志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十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韓碑銘曰淮蔡旣平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補註說文頸低頭也左傳頸之而已徐鍇繫傳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頸按此謂點頭稱善

錢木菴曰賦韓碑卽學韓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曰古茂典雅頌美之體諷刺之遺也姚平山曰直敘平淮西都作軒天蓋地語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碑之存不足爲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珦磨去段作仍

存不足爲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珦磨去段作仍

刻韓文浩曰雅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在前河朔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爲風戒乎

富平少侯

才調集無少字
○以下編年

七國三邊未到憂

漢書 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 史記匈奴傳 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三國燕趙秦也 後漢書 匈奴寇三邊 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田二石只言無兵事偏說得隱曲 按

七國喻藩鎮三邊謂外 寇言年少未遽知憂也

十三身襲富平侯

漢書傳 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

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按 放之嗣爵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二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疑其影用

之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

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九

畿塞逐金丸兒童每聞鳴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却惜銀牀在井頭

樂府淮南王篇

後園鑿井銀作牀 沈簫文詩 銀牀繫轆轤 轶廣韻 轆轤圓轉木也 玉篇 輪同轆 名義考 銀牀乃轆轤架非井欄也 岩溪詩話

二句曲盡貴公子憨態 馮巴蒼云 猶諺云當着不着 綵樹轉燈珠錯落

班固西都賦隨侯明月錯

落其間 繡檀迴枕玉雕鍛

徐陵詩 帶衫行障口貞釧枕檀邊 左思魏都賦 木無雕鍛

牖不莫非報侵晨客

東觀漢記 汝郁載病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拜郎中 淳康絕交書臥喜晚

呼之不置 新得佳人字一作莫愁

莫愁 莫愁石城女子又盧家婦名莫愁俱詳後越燕石城

田曰 只形容驕貴宴安少字已出 徐曰 此爲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鍛之物視朝每晏卽

位之年三月戊辰羣臣入閣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陪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爲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卽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爲比不敢顯言耳
浩曰徐說是矣此異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鷁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爲歌舞臺每歌舞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郭妃則誤矣

又曰統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既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黨項先後頻入寇蓋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章首十七字最宜重看

日高

鍍環故錦糜輕拖

一作施非按史記上林賦宛虹拖於軒又曰施貌旌一音徒我反一音徒可反

祿與施通說文引論語朝服祿紳唐左切此句用韻皆合若施雖王篇曰祿俗作施然其本音非此韻也徐曰鍍環謂門環以故錦繫環便於引

玉筭

一作筭非

不動便門鎖

黃庭經玉筭金鑰長完堅註曰筭

曳宮禁之制如是或爲水精眠夢是何人

錢曰指水精簾內未起之人

欄藥日高紅髮

藥芳藥也詩不屑髢也

髢曰髢髮也說文髢益髢也平義切

按義字舊字書皆無今見字彙補卽據此詩耳髢髢如曰倭

墮也朱長孺謂當作駁駁解余考廣韻駁駁馬搖頭貌而韓偓香
奩集酒蕩襟懷微駁駁春幸情緒更融怡又世說嵇叔夜醉傀俄
若玉山將頽或作嵬峨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髮鬟狀內人飛
睡態也若朱氏引甘泉賦崇邱駁駁則是高大貌義不同矣

香上雲春訴天一作雲梯十二門九關

雲梯十二用十二樓詳後九成

飛

宮楚詞招魂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此三離騷吾令帝闕開闢令倚闌闔而望予輕身滅影何
繡斧文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語

可望粉蛾帖死屏風上一儀禮觀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註曰依如今繡素屏風也有
浩曰人君勵精圖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辰八箴其一日宵衣以諷視朝稀晚裴度亦以爲言其時諫議大夫李渤出文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爲之動容事皆見舊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粉蛾帖死所謂老病者幾僵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陳後宮

元武開新苑

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桑泊晉太興二年創爲北湖

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建舟師陳書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武湖建艤艦閱武宴羣臣賦詩
幸頻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淮水也通鑑注自唐以來沿競渡龍舟龍舟讌

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乘輿法駕奉車

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沙烏犯勾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勾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

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壽獻金莖露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餘詳後漢宮詞

翻玉樹塵

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按瀛洲

王塵見搜神記而歌動梁塵話習用此塵字固非湊韻

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陳

書江總傳後主授總尚書令總嘗權宰但日游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徐曰此爲敬宗作舊書記寶歷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詔淮南王播造競渡船供進前四句所云也五謂惑於道士劉從政等求訪異人冀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聲女樂也熊望傳云昭愍嬉遊之隙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劉栖楚以姓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則其時定有詞臣爲狎客者如末二句所云也浩曰徐箋確矣敬宗宴飲女樂諸事備詳紀文也馮已蒼云參法駕者爲諸蓮犯勾陳者爲沙烏醉而宿臨春者爲江令君臣荒湎備極形容鈍吟云江左繁華陳宮沉湎一筆寫出力有千鈞二馮止就詩論詩亦頗善言其妙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
兩卷英華則此首在前

茂苑城如畫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雜以離宮
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孟康曰以

江水洲爲苑也按吳王移都廣陵長洲之苑在廣陵之境故海
陵地也吳都賦佩長洲之苑雖接姑蘇言然明言四遠也自唐
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
爲名於是皆以茂苑爲吳郡矣此句指廣陵非指吳郡

欲流

按閨門有在吳郡者吳越春秋子胥立閨門也有在揚州
者舊書紀寶歷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舊漕河水

淺舟船輸不及期今從閨門外古七十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
寺橋東通舊官河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

指揚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
盛修宮室故借言更有構

造不必侵夜鸞開鏡

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罿峻祈之
山獲彩鸞鳥欲其鳴而不能致夫人曰

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工從其言鸞睹影
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異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

雉獻裘

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
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

從臣皆半

伴非一作醉

天子正無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爲
無愁天子餘詳後北齊曲

何曰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酸
酸之外徐曰此亦爲敬宗作紀書命中使往新羅求鷹鷕則

中國珍禽不待言矣杜陽編載南昌國進浮光裘以紫海水染
色五彩蹙成龍鳳飾以真珠侵夜一句謂此類也帝樂從羣小

飲其後卒以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打球軍將蘇佐明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忽遇害時年十八未聯其先事之憂歟
浩曰此解發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四句當與覽古之蕪城江左參看上半下半分賦遠近事借陳宮爲題無取細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

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草間霜露古今

情空糊楨壤真何益

鮑昭無城賦糊楨壤以飛文

欲舉黃旗竟未

不一作成

吳志孫權傳註文帝曰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長樂瓦飛隨水

逝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高帝七年修飾徙居書

師曠鼓琴再奏大風雨飛廊瓦左右皆奔走

漢書平帝紀

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日盡後漢書光武紀莽兵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景陽鐘墮失天明

南史齊武帝數遊幸載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

迴頭

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爲名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將奚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又齧缺遇許由曰子將

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浩曰此深痛敬宗也帝以狎昵羣小深夜酒酣猝被弑逆詳舊書紀文矣文聯之所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固頻往來

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倡亂而後東都久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裴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聞東幸之意

而并請至江淮故引蕪城江左此可詳玩史文而通其旨也五六痛其遽崩末二句事取對照語抱奇悲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矣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隋隨二字通鑑初書楊忠爲隨公

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字通

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軍令未聞誅

馬謾

蜀志諸葛亮率軍攻祁山使馬謾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亮還漢中戮謾以謝衆請自貶三

捷書惟是報孫歆

原註平吳之役上言得歆吳平孫尚在晉書杜預傳奇兵伏樂鄉城外以

計直至吳都督孫歆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

列上得孫歆頭頸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但須鸞鷟巢阿

閣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讙於樹國語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說文鸞鷟屬神鳥也

豈

假鵠鵠在泮林

詩翮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穎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化也此句取義稍異

惜前朝元菟郡

漢書地理志元菟郡註曰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麗

雲深

後漢書酷吏傳逢滑曰暴骨如莽左傳

補註左傳

積骸成莽陣

朱長孺曰通鑑寶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據滄景詔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李聽張

璠各率本軍討之重胤薨諸軍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
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滄
景悉平喪亂之後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什無二四詩正此
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頻年用兵高麗蓋舉往事以諷也

浩曰朱箋本兼討工廷湊言之以廷湊助同捷也然詩專指滄
景故爲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
存之也潘琳引隋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等九軍敗績於薩水帝
怒除其名明年復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以解軍令句似合
其解捷書句則所引有舛詩固借隋爲言何煩切譖歟五句謂
須賢臣在朝然非泛指也舊書紀及裴度傳敬宗數宰執非才
致姦臣悖逆學士韋處厚力請復用裴度河北山東必稟廟算
度自興元入朝復知政事及同捷竊弄兵權以求繼襲度請行
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度前後在朝衆望所尊惜屢被
讒沮時則以年高多病懇辭機務矣故詩有含意焉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

〔太公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

豹韜犬韜徐曰宋高似孫硯篆杜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谿生山
房李商隱硯也春渚紀聞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
篆玉谿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
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璧卽以進御世人不復
見

自蒙半夜傳衣後

〔舊書方伎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
也

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按六祖
慧能在碓坊五祖宏忍夜詣之以杖三擊其碓能卽以三鼓入室

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屢見釋氏書中新書藝文志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類三卷不羨王祥得佩刀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覽傳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賢才興於江左矣

朱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事程曰未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

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

十歲去踏青

唐輦下歲時記唐人已日在曲江傾都禊飲踏青盧公範饋飾儀三月二日上踏青鞋履引釋名裙下裳也離騷集芙蓉以爲裳揚雄反離騷被夫容之朱裳按廣韻畫紋去聲十五卦部卸嫁下云聲四十鴻部此通用也錢曰紋當改袴誤矣

十一學彈箏銀甲不曾卸

梁書羊侃傳有彈箏人陸大

喜著鹿角爪長七寸通典彈箏用骨爪按長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其用同也

十四藏六親

周禮地官

大司徒註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漢書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昆弟也賈誼治安策註同周禮註史記管仲曰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二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